青藤書屋文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藤書屋文集

（四）

徐渭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聲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雖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本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變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叅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鞹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箴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

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

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與與、一也、而字二耳、與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與不與、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塤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華文與詩也者、則塤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與、而急彼之不與、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縵矣、剪楮矣、織蜚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錢、貴與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錢、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敍吏者、古衙如彼、則今衙必彼也、而敍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與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耳者也、取與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敝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聾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餕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閒、從而論其與於心、幷其所謂與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

博也。乃不知其俑也。俑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尾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雚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幷擺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諜也。

論中六

姑嘗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丐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丐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贗。而貴贗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贗而彼宜不贗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尙。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尙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贗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贗文

矣。

論中七

眇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眇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蜩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冶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扈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冶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冶。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

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册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尙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幷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册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嘗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而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荀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

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怪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嶓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撇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闔。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

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蓏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鶩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羣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籍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己。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士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貿。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餳。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衞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吏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鎭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黥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漊。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耆之貢與諸榷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耆之貢與諸榷。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土。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臺臣而局脊。掌臺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緊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悶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愼毋爲畝惜一毫釐。使悶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羣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畜泄之時不。故畎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畎。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迫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

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部賢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

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疹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册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耿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愼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靑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收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三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窩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眞。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而欲擒之使入。

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礙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

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末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螗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庶庶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逈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詐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即有四種、況兼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疑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既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治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與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漸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徵。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飮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敍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叩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眞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糈米之罅者。蓋欲藉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驟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敍。比之尋史册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叩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脈。圓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既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闥。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遣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鬥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頗。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

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掐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眞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桂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儻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礙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寧者矣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衞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己。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孑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衞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偕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董塡搉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膺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鬬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既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尙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書。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廢遺。其在中外。既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册而上、七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檃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入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益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壕、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壕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幹才賢者、或肉生牌、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腰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譬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壖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隳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尙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劉福與南畿兩制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

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卻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逐賊百人陷皁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頃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歎。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袜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眞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浪滄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徵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眞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馺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黯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嚌盡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渓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免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喪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眞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恆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挍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蓑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辟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糜。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閒閤。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幷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紿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

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鼉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婺抱孤子而泣。此與纊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檝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藁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册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册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鵝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即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即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幗。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椎。日夔夔以睨。過市饕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紫以嬉。如人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昃。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倘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

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永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頴。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弈弈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鬬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管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之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傖妄裂惡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尙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毋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安擬俱歟。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於廿。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雞十雙。簀箕中人敍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管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鑿。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印鼻。如叉刹然。所對者。拳桎絏棰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窮。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酌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

目不再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己。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己與物。亦無無己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人。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旨諸其髣緲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變。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言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涸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敍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幷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僞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寒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但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衡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僞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收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壎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敗。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迺爲作揭曰。

舍卻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中。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卻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梭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子巡遂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敝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賄罪曰賧之西多鷹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勵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善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

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衞。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衞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眞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眞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眞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幷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眞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鄧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率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塑粉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即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尙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膠。因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斷養。埋名之俟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卽人物尙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溏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顚。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麤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蔭之不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盍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寶吾眞。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眞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兇而貫騾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歷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怪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

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藎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騄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甿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尙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蠭也。故獻閎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擧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顚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吁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菟曰烏菟曰飛菟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自註曰右序本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特刪去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盱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蒞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己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

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闔闢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箐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屬以膏黔首。令貿顓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槥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狽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與一語不當。卽脫牖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紿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菱廬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菱廬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

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鱗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汩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元晳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薦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蘘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簪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輛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衙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餹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滌熨不憚細瑣。而閫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衙廨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訶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脩者。數十年來。二張者溥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遊。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鳩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鳩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爇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饘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褓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壽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泊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緜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詬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尙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鵰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贋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媸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煩風與譬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卽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瘁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跋逐曷韡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寒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澀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略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卻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瀡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顗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濬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朮虖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卻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贋。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恆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恆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裒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閎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鎭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鎭之效元章.則尙威偶效西子也.閎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幷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閎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入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閘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眶耳.而瘢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歙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温公通鑑稿本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愼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腳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圈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眞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郾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温陵孤山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嘗。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邊。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蠹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躰視茲獨以寢祕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卻

書濾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蠏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蠏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尙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汚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

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尙道術。旣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綿。神在丹靑。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入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裏。素驟御攬喑聾子。如此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陰隲兩言是眞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治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拐鐵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嵓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嚴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擊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咮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册肘若卻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眞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卻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已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梟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巳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公亦仆矣。犬馬踪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閭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暌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慕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頤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面天黶者

瓜匏白肥但可醃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顓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翛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裴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顓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嬴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蕭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槭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刻攜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蓆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日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璧屏扇。然以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蓑宏血老千年蟠。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與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憂墨有聲。如蠏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螭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鸜鵒以慶隃麋。蜆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報難爲乎苦吟。

甗磯研銘

稠隃麋一何捷敗穎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踶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硯面圜徑尺。沼寸。亦圜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蝦蟆啄沼勺水鬼徼復寸冰雹兮宛如胏面之雲險巇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幷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縢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關白者養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牽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祕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勍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斂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其爾櫝．